

齐长城咽喉：“齐南天险”穆陵关

□冬华

兵家必争之地

在西周初年，穆陵关只称“穆陵”，其文献记载最早见于《左传》：“僖公四年(公元前656年)管仲云‘齐地南至穆陵’。”此后的《史记·齐太公世家》记载，周成王少时，管蔡作乱，淮夷叛周，于是召康公命太公曰：“东至海，西至河，南至穆陵，北至无棣，五侯九伯，实得征之。”齐太公可以征讨的范围应为西周初年齐国疆域的大概范围，由此可知此时穆陵关一带已是齐国的边防关隘了。

穆陵究竟何时建关，历来有姜太公时期、齐桓公时期、齐宣王时期等不同的论述，但无确切文献记载。考古工作者通过对齐长城遗址穆陵关东西侧区段进行勘探，在城墙断面夯层中发现有陶器残片，经技术分析具备战国早期的时代特征，可以推知穆陵关的修建不会晚于战国早期。

战国时期，面对楚国、越国等南方国家的压力，齐国在此建置穆陵亭，置亭长，设军队，以报警御敌，有效地保障了齐国的和平与稳定。秦朝建立后，为了巩固统一形势，下令“堕坏城郭，决通川防，夷去险阻”，齐长城失去了原有的军事价值。后来直到明代，燕王朱棣发起“靖难之役”，山东成为南北方角逐的重要战场，燕王再次大规模兴修齐长城，重新发挥其军事作用。

尽管齐长城时兴时废，但古时穆陵关历代都是军事要塞，发挥着战略作用。东晋义熙五年(409年)，东晋中军将军、后来的宋武帝刘裕发动灭南燕之战，他自建康(今江苏南京)率军北伐，一路由泗入淮，过关斩将，很快便攻占临沂。部队穿过穆陵关后，他长舒一口气，称“兵已过险”，后来不久便攻克临沂，包围了南燕国都广固(今青州)。

唐朝中后期，淄青节度使李师古重建穆陵关，据险固守。五代后周皇帝郭威任命韩通为穆陵关防御使，控制河东至关西要道。宋太祖赵匡胤命枢密院设穆陵关巡检司，后改为穆陵关镇，用于防御北汉与辽国南侵。金宣宗完颜珣升穆陵关镇为县，派专官镇守。元顺帝二年(1336年)，设立穆陵关巡检司，一直延续到明清。直至民国初年，穆陵关无扼守之职，其巡检机构被裁撤，穆陵关巡检司移至临朐县蒋峪，关防设施也逐渐荒废。

到了20世纪，穆陵关再度发挥了保家卫国的作用。1938年2月，退守穆陵关附近的青岛海军陆战队部，与由胶济铁路南犯临沂的日军第五师团片野支队激战数个昼夜，以沉重的伤亡代价，成功迟滞了日军南下，为中国军队部署临沂阻击战及台儿庄战役赢得了宝贵时间。

关是一座城

春秋战国时期，山东中部横亘着一道人工屏障，它西起平阴、长清一带的防门，蜿蜒东行，绕泰山西北麓的大横岭，经过今天淄博市南部山区，进入临朐县的嵩山、沂山山脉，东行经临朐、沂水、安丘交界之太平山，诸城、五莲交界之马耳山，再经诸城至青岛市小珠山入海，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齐长城。位于临朐县与沂水县交界处的穆陵关，则是千里齐长城的咽喉，有“齐南天险”之称。



临朐穆陵关西西岭段长城



关顶村古镇风貌。

穆陵也称“大岨”，本是一条横亘东西的山脉，周围群山连绵、山高谷深、沟壑纵横。从自然地理角度看，穆陵关一带是山东中部的分水岭，也是黄河、淮河两大水系的分水岭，关北之水入渤海，关南之水入黄海，是天然的地理分界线。

穆陵关南侧西临深谷，陡不可攀，北侧较为平缓，不远处有“平顶山”为依托。“平顶山”山巅平整如砥，方圆十里，相传为齐王巡狩驻蹕之处。关山之间是布袋状峡谷，雄关扼其口，崇山收其后，可谓进可攻、退可守。

唐代大诗人李白曾于天宝年间涉足穆陵关，并将爱子留在了关北临朐方山。他在《万愤词投魏郎中》写道：“穆陵关北愁爱子，豫章天南隔老妻，一门骨肉散百草，遇难不复相提携。”北宋文学家苏轼在《超然台记》中叙述：“西望穆陵，隐然如城郭，师尚父、齐桓公之遗烈，犹有存者。”

春秋时期，这里是齐国、鲁国、莒国等国的交界处，纷争不断。齐国疆域曾延伸到穆陵关南；鲁国东进将疆土扩展到穆陵关以东，并筑郛、诸两城固守；莒国以穆陵关为西北边界；吴国、越国也曾向穆陵关延伸；楚国更是一度攻破了穆陵关防线；乐毅伐齐，又

将燕国势力推进到穆陵关以南的莒国故城。

对齐国而言，穆陵关堪称“南大门”，是东南各诸侯国通往齐都临淄的咽喉。从地理位置上看，齐都临淄至穆陵关的直线距离不过一百公里。过穆陵关向北，山地丘陵渐少，以平原地带为主，缺少纵深，敌军一旦突破穆陵关，很快就会兵临齐都。直到现在，山东青州至江苏新沂的国道仍然是穿穆陵关而过，这条国道是鲁中、鲁北和华北一带通向苏南的交通干线，古时的南北交通路线大体也是沿着这个方向。

正因为如此，齐国在穆陵关建有一套复杂的防御体系。齐国自穆陵关向北设立了大关、小关等关隘，穆陵关与大关之间两侧重峦叠嶂，加上五道防线以及众多城堡、关隘、烽火台等，达到了险处设关、步步为营、坚不可摧的防御效果。从军事战略角度考虑，穆陵关北面的合围地带更有一种“城”的感觉，有利于屯兵和在非常情况下防守。可以设想，敌人正面不能突破穆陵关隘防御时，想迂回包抄或偷袭其背部，都是难以完成的任务。如此方式构筑长城防线，在整个中国长城构筑史上都属罕见。

陶片。穆陵关西250米处的烽燧遗址亦有砂土夯筑遗迹，疑似另一处烽燧遗址。烽燧遗迹约15米见方，残存高度约5米。站在烽燧遗址上东望，穆陵关处半俯视状态，视野开阔，山下穆陵关的情况尽收眼底，穆陵关有什么信号需要传达，很容易看到。穆陵关东、西烽燧就像穆陵关的一双眼睛，为穆陵关观察远方的敌情，一旦烽烟升起，信号可以迅速传遍长城沿线。

神秘的盐渍

为了使穆陵关以及齐长城进行有效的布防，其构筑形式和结构在设计、施工等过程中进行了充分考虑。

穆陵关充分结合自然条件，建于分水岭之上，能够利用天然屏障，避免被山洪冲垮，从而有效防范敌人的偷袭和进攻。石砌长城建在岭脊区外侧边缘一线，而没有建在岭脊区的最高线上，这是因为北坡高峻陡险，两相呼应更增强了齐长城的防御能力。

齐长城穆陵关段以土筑为主，这种工艺是用沙土或黄土夯筑而成，间或夹有碎石，在齐长城穆陵关段主线上占了99%以上。一个神秘现象是，穆陵关东侧的邵家峪长城土层外有明显的灰白色物质，像是盐渍。有研究者认为：“土筑城墙就地取材，黄土、黄黏土、沙土、沙砾土都有，不论何种土质，都是加盐水板筑，至今盐渍可见。”

在穆陵关一带远离齐长城的闲置土地上也存在泛白的物质，当地群众称之为“泛碱”。尽管齐国地处沿海，有“鱼盐之利”，但在交通十分落后的东周时期，要想大规模运盐修筑长城似乎不太现实。夯筑土墙是否真的添加了盐水，目前难有定论，不过，长城墙体经夯筑确实很牢固。在穆陵关东邻，邵家峪村南，已破坏植被的土筑长城墙体，夯层明显，夯土坚硬。

穆陵关段齐长城还有一小部分是石块垒筑的。这些工程往往处在土筑长城与利用陡峭山崖以山代城的衔接处，或两山之间的山沟高埠，都是周围不容易取土的地方，或是不得已而为之。石筑墙体是用碎石块干垒而成，由于岁月的侵蚀，目前多已坍塌成乱石岭，只有遗迹可寻。

齐长城长达千余里，城墙其实是断断续续的，其原因是以山险为墙，可以大大减少工程量。有“山险墙”的地段没有人工遗址，这是齐长城修建的普遍规律。但是齐长城在进入穆陵关附近时，即使有山险也照修不误，而且城墙修得还较为高大，着实罕见。

对此，学界分析认为，修筑齐长城是齐国倾全国之力的国防工程，齐国将国门处的长城修得高大气派，彰显了齐国雄厚的财力和强大的战备能力，对蠢蠢欲动的敌国而言极具威慑效应。当然，这一举动也显示出齐国对穆陵关的重视程度非同一般，务必要确保穆陵关万无一失。

故关埋村下

宋元明清时期的穆陵关遗址，位于今天临朐县与沂水县交界的沂水县关顶村，关楼到上世纪70年代尚存。据当地老人回忆，穆陵关建筑东西长约50米、南北宽约40米，关楼面宽30米、进深约25米，为二层三拱门建筑，形式为歇山顶建筑，前为瓮门，廊道深邃，易于固守御敌。门外大道陡立，其内宽平坡缓。楼之左右近百米处，各有一高台，其残存面积近百平方米，高3.5米，台之东西两侧与齐长城墙体相连，南面外凸约4米，似是高于女墙的“裨楼”或是低于城堞的“厢台”，它不但是附属军事设施，而且使关楼更加严整壮观。1913年出土的铜质风铎，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历史上的关楼巍峨庄严。

更早时期的穆陵关遗址是否也在现今的关顶村，尚需进一步的考古发掘与钻探确认。在关顶村以东约300米处、长城北侧的一片缓坡地带，有一处东周至汉代的遗址，遗址东西长约150米、南北宽约120米，总面积约18000平方米。2009年，长深(长春至深圳)高速公路修经穆陵关东侧，为了保护齐长城遗址，建设方采取下挖隧道方式，避开了齐长城主线遗址和穆陵关东侧东周至汉代聚落遗址，目前该聚落遗址保护良好。另外，在关顶村东侧紧贴穆陵关隘遗址旁的山上，即长深高速公路隧道上部，2010年10月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沿调查钻探时发现了一处草木灰堆积区，堆积厚度在1.5米左右，并伴有东周时期的陶片出土。

穆陵关东侧约250米处的小山丘，当地俗称“娘娘台”，有一烽燧遗址，遗址上有灰土与周代灰